

東市正直盛其兵二百凡二萬五千五百人為一功  
達政宗依淺跡彈正長政而請朝鮮渡海之事秀吉許  
之副淺跡幸長而使渡海長盛王成書隆持秀吉之書  
到朝鮮示在陣之諸將其趣曰軍兵之進退亦隨今春  
之所命而已先陣者行長清正長政相代可勤之其餘  
軍制亦如前日所定耳凡百諸士不敢怠惰橫行于朝  
鮮大明儼其武備正其制法而可也大明者文物衣裳  
之國也諸將之侵伐吾不勞遐想布田王成增田長盛  
大谷吉隆亦可傳吾命者也

秀吉使造假屋于海邊廣數間長百數十間每十間有  
間架其半鋪板數疊其半為厨有竈有炉器皿若干薪  
炭若干精米塩梅之類若干皆具焉於是聚渙父泉即  
千百人使引數多之小網取魚不知其數先鯛一千尾  
淹塩而遣于京以進于禁中又贈于木廳等有差其餘  
潑刺潑々噉々噴沫如山如阜使諸將群士取之干假  
屋或膾炙或魚煎以調味之飲食者充滿假屋内外秀  
吉亦來雜居笑談亦是慰諸軍也僉曰越王之篋醜任  
公之若魚秀吉兼有之

行長雖著數度之軍功而恨不捕王子故與清正有隙  
行長屯于平壤舊都謂大明兵來則一戰功成秋奮戰  
而死款吾心在此二者而已乃遣人于王城諸將曰渡  
鴨綠江直入大明最容易也諸將若為後援則吾必為  
前鋒矣諸將皆對曰慶尚全羅兩道之殘城固守而不  
降是大敵在前也而今輕渡鴨綠江是危軍也不如

握籌而先取全羅道行長聞而怒之乃使清本種教以告朝鮮王李暲其趣曰日本與大明構兵是似不敵也雖然是秀吉之命也豈可違乎夫吾國混一之後國饒民殷既無奪國之望况有貪財之意乎秀吉欲伐大明者為報怨也朝鮮必于兩國之間是故路經朝鮮朝鮮若屬麾下則何攻屠乎然其不屬之而完郭郭聚民黎以拒我兵故今如此聞大王欲屯干鴨綠江吾鳴鼓而攻之在近耳書至李暲大驚馳羽檄于大明而乞援兵晝夜絡繹大明帝及諸臣皆駭騷曰倭犯朝鮮窺中國此二百年來所未見者速出援兵而可也然頃年兵革屢起頓兵羸師故不知所出也李暲乞援不已於是遼東巡按李時率海軍守道州後受大明帝之命遣道將相承訓史儒儒備倭遊擊率精兵三千人渡鴨綠江以救朝鮮

七月相承訓史儒既涉鴨綠江兩將不諳地形又不知與日本人相戰之法術時霖雨連月山水暴漲足馬蹄爛兵士足裂進退不稱意

行長督二萬兵固守平壤去王城頗遠故構諸城於其間大友豐後守義統黑田長政久留米侍從秀包小早川隆景守之急難之時為首尾相救也

相承訓史儒僅率二千兵到平壤安定館行長聞之其夜遣步卒惱之敵騷而亂行長慌曰大明之兵亦不足畏也翌日行長進攻安定館甲冑馬具旌旗皆鮮明相承訓史儒與行長相戰大明之群馬見日本之軍壯

易不進兩將諭軍士皆使下馬而戰泥路滑々沒腰里足行長麾兵急擊大破之史儒戰死祖承訓單身僅免三千兵士悉死其不死者僅十餘人而已事聞于大明朝野震愕

木廳在京都屢謂侍女曰木閣其在朝鮮耶去此且千里未知征伐終于何年也吁再會難期乎常憂之侍女對曰不然木閣陣于肥前名護屋彼群國諸將赴朝鮮也屢慰之然木廳不信之唯謂木閣親到朝鮮遂至于病逾日疾病太重閔白秀次屢問其病秀吉聞之曰死生之別不得再逢悔何及焉因是以召護屋政刑朝鮮指揮之事暫委於

大權現及利家使諸將戰士警衛名護屋而後秀吉發智

護屋不論日夜赴京而問木廳起居如何侍女白曰數日以前既謝世矣秀吉氣息頓絕而止地醫士進藥秀吉垂淚不止出于前殿謂曰是度不逢菅砦死之別是依朝鮮擊伐之事也悔恨多端其後使德善院玄以赴大德寺與玉仲和尚議藏葬之事葬木廳于大德寺內其禮盡義

九月木廳之忌服終之後秀吉又赴名護屋此時勅使來曰渡海之事必可留之秀吉復命曰勅命固厚然遺多兵於朝鮮軍雖既勝而大明之大兵若為援勢則勝敗猶難知而已吾身在本朝何坐指揮万里之外之為哉非昔勅旨唯速攻平大明朝鮮而耀我朝之兵威耳勅使歸而奏之帝有恩贖是行秀吉自名護屋到赤間關舟礙石而覆將溺死偶立

難在毛利秀元急馳輕舸來載秀吉秀吉其賞秀元即誅船頭

沉惟敬者亡命無賴之人也嘗潛來于日本被知於術長歸國之後通于吳妓陳澹如僕有鄭四者數年以前走日本而被執是年逃歸逢惟敬而詳語日本之事惟敬為人頗有所志聞鄭四言謂方今大明動于戈以防日本當此兵亂吾將樹勳功矣即赴京師揚言曰我能知日本之事時司馬石星掌朝鮮之事其妾文表歲偶遊澹如之宅聞惟敬之言而薦之於石星石星召惟敬而語大喜曰吾得人也祖承訓敗軍之後石星謂不起大軍則與日本相戰尤難乎因是先遣惟敬說和好之議而後欲聚大兵惟敬請金銀錢貨于石星曰以此賄于日本諸將而結和親之議石星聽之於是惟敬

散千金買麟衣玉帶花幣而入朝鮮先遣人于平壤挑行長之意行長亦素喜和議與惟敬會于乾伏山麓惟敬極陳和好之為善行長標題七ヶ條曰若悉可之則吾從和親之謀矣惟敬先皆回之是故行長及諸將皆信惟敬之言待其報至而欲撤平壤之戍增由長盛布田三成太谷吉隆亦皆如此故不攻朝鮮諸城唯黷焉消日也行長贈書於惟敬其趣曰日本絕勘合船既久矣是以秀吉數年雖求和親于朝鮮而朝鮮不應日本之望故秀吉勃然進節旄於雞林也今足下來于平壤以欲結和交是國家承平之基乎足下奏于明帝遣官使于日本為交親之左券則何幸如焉官使若來則以五十日為期矣且贈甲冑弓矛盛于單刀長劍各一

箇翌日惟敬求日本鐵炮此時行長又寄書曰朝鮮王  
李瑈在義州足下往告之不少滯留速歸本國可定和  
親于五十日閱書意頗懇且題其官位姓名曰日本國  
播磨洲前司小西秘書少監豐臣行長傍將對馬洲前  
司宗拾遺侍中豐臣義智也依是惟敬歸大明雖報之  
而不經群臣之衆議則其事未決

十月大明帝以總兵李如松為提督南北各鎮之兵士  
多屬焉又以侍郎宋應昌為經畧使促大兵以救朝鮮  
應昌能知日本之事故薦用之經畧宋應昌赴遼陽  
督李如松率兵渡鴨綠江李如松分其兵為三列揚光  
在中列如松在右列張世爵在左列某惟忠領南兵三  
千而屬右列凡兵士五萬餘人也

同月廿七日出山海關十二月二十五日誓于師渡江  
是年古壺來自日宋國盛茶久不損故世人愛玩之且  
真壺又有謂商賈渡海持來者殆百數慕虜陸之風者  
通事者爭買之秀昔聞之曰自異域新至者何不告而私取之  
固有罪於是使吏皆沒收之且使買者陪其價金以出  
舉之雖國主大名不能免

豐臣秀吉譜中終

得川殿我不勞意我督中軍十萬兵以利家為左陣使率  
十萬眾以氏鄉為右陣使帥十萬人凡三十萬人長轂  
雷驅高旗慧雲過歷三韓直入大明屠焚明京可為大  
明皇帝時

大權現大怒憤恚賜言曰我自壯年以武道為業有年於  
此未有敗塗地之舉今又何為處守干日本乎鴻命  
縱屢降而我必渡海耳淡野進曰狐之作妖也雖聞之  
久而應時志狂者今於秀吉始見矣我想秀吉狐媚入  
其心匪復平日之秀吉也

得川殿其勿怒焉秀吉聞而怒髮直上曰噫汝彈正堅子  
何言尤非禮也因叩其刃利家氏鄉抱持之曰彈正者  
我輩誅之豈汚君及乎彈正不敢懼曰我輩者數百人  
雖伏誅而不必憂也抑比年為遣兵干朝難故戶有三  
丁抽一丁日本軍兵大半既渡海矣轉漕之費幾矣飢  
渴之苦甚矣秀吉今日發船則明日必有群盜之蟻同  
搆亂者也不可疑

得川殿雖運奇策而亦何以一旦之力俄平四海之亂乎  
今若班師為修文偃武之政則國家之昇平貴賤之歡  
欣在此耳若不如此則可被刎我首也秀吉勃怒太甚  
利家氏鄉睨彈正而使退彈正歸宅待秀吉使者之來  
而將自裁也逾數日肥後國使者來白曰薩摩人梅北  
某樹黨聚類攻取熊本城國中多屬梅北者秀吉大驚  
曰

得川殿可獲彈正而來矣彈正應召即至秀吉曰汝罪可

豐臣秀吉譜下

天保二年正月秀吉在習護屋群臣獻正旦之賀儀時  
城州八幡山暮松新九郎為正辰之賀祝故來于名  
護屋秀吉曰我欲學習依樂而自慰且助諸軍之勞如  
何暮松感之諸臣聞之曰秀吉年已不壯唯冀止之或  
曰秀吉何效兒童而為嗜依樂乎可勝笑哉秀吉遂召  
暮松於便殿習之謂侍臣曰舞粧之可否揮扇之抑揚  
汝等見之必勿杜口吾受教誨且其後秀吉勤習頗熟  
於舞殿為之見者皆驚察之於是與大名諸士相共戲  
或舞曲或俳優以遊憒然後暮松告暇秀吉賜金銀衣  
服

李如松五方兵到安定館朝鮮軍兵多屬焉既及二十

萬人循長為見其軍粧遣步卒試之明兵卒擊走之  
虜人故循長不出城而固守焉

李如松督師攻平壤城平壤之為地也東有大同江西  
北皆山也城外二里許有牡丹臺之側築柵而為牙城  
平壤城中凡一方五千人李如松揚元張世爵進兵先  
欲拔牡丹臺往攻之守兵能拒之如松等使吳惟忠向  
牡丹臺其餘皆向平壤夜半城兵出襲敵不克而入城  
翌日敵兵自三方均進攻城循長勵兵堅禦之明兵少  
挫城兵見之開城戶而突戰時城之西方守兵甚少張  
世爵察之率南兵一萬人急進攻入揚聲依是明兵乘  
勝同進其勢尤難管行長并兵保于本城如松麾諸軍  
使攻本城之兵放鐵炮於多兵之中如向表的日既晡

矣於是如松亦先退其兵期以明白今日循長兵士死  
者一千六百餘人如松軍士之死亡者數千人 初循  
長聞明兵之既至乃遣使于太友義統果用長政久留  
用秀色曰明兵二十方近自將攻我平壤慎勿怠而來  
救之義統素性怯弱無意于救之且聞明兵二十方之  
語而恐曰大兵如此矣循長決而不生義統顛沛逃歸  
于王城長政秀色亦以其士卒之不多故不援之且木  
河隔焉故評議方端而不決

循長考檢城中之兵或死傷或逃亡殘兵漸及五千循  
長與士卒相議曰援兵不至今已如此豈得擊走明之  
多兵乎今與徒死不如先逃即潛兵而歸王城黎明李  
如松競攻本城而無一兵如松大悔其不得援循長乃



分兵追之而不得

行長歸王城之時謂長政秀包曰如松大兵將至須與我共歸王城長政秀包對曰未見敵旗而遁是非夫也足下粉骨推身既至矣須早歸入焉吾二人先到小車河隆景陣三人同心與明兵決戰而已行長遂不強之增田長盛石田三成大吉隆聞行長之逃出平壤而大驚即遣人於隆景曰速可歸王城隆景答曰我自渡海之時無再歸日本之意若今與明兵相逢斂頭散火馬蹄踴衆不避矢石不顧乃死終命于戰場則老年之幸慶在此耳縱我雖死而不必為秀吉之損失也百刃之大兵雖來向而我必不去此使者歸而言之石田增田聞而茫然曰涉大川而逢大敵是非上策也今又乘

隆景是尤難矣太倉曰吾必使隆景歸入耳即往而說之隆景心服與書隆共手而入王城

加藤清正出兵于兀良哈境剽掠村里屢矣築城于金山使加藤與左右衛門其兵二千守之又築一城于掃中使尤鬼四郎兵衛天助左衛門山内甚三郎其兵三千守之清正到咸鏡道御民人以撫育之恩屢與酒肴以悅之依是人皆懷之時群盜竄起障塞清正歸金山浦之後路故王城諸將欲召清正淨用秀家使其家臣三人裁連署之書遣于清正而速召之清正答曰吾亦欲之然豈可奔金山橋中兩城之軍兵乎并合彼兵而歸王城耳清正即發自咸鏡道使齋藤立本庄林隼人龍造寺又八郎其兵五千先進迎與左右衛門清正

亦繼發既而齊藤立本庄林隼人等到金山見群盜大  
起重圍金山立本隼人見之揚鞭勵兵攻擊甚急郡盜  
敗走死傷者尤衆立本入城中問與主在衛門如何答  
曰與敵兵相逢奮戰而死矣立本隼人聞而憐之火  
其骨而歸其後清正率兵攻群盜悉平之合金山橋中  
之城兵而燬王城

李如松率十五萬兵進到開城窺王城之事勢而欲決戰  
故使間者覘之有張通事者謂如松曰日本之勇士者  
皆死于平壤王城之兵者是弱卒瑣甲不足畏也大功  
之成也決矣如松信之留南兵使守開城而進兵以肅  
昇孫寧廉祖承訓等二萬人為前陣以朝鮮兵為後陣  
渡開城川到碧蹄館時小阜川隆景為先陣立花左近

將監宗茂久留日秀包葉紫侍從等屬焉衆議曰敵在  
開城其襲來也不可不知焉乃遣斥埃屢伺敵勢一夕宗  
茂兵與如松兵暗中相遇驚擊而去遲明遙見則如松  
大兵去此一里許整軍列而將來進因是王城諸將各  
求先鋒隆景止之曰吾有所思先陣者吾必為之日本  
與大明大事之戰非今日而何我雖老而豈可讓于他  
人乎諸將猶不肯隆景強請之故布田主成增田長盛  
大谷吉隆及諸將皆從之隆景乃分其兵二列者栗奉  
四郎兵衛其兵三千二列者井上五郎兵衛其兵三千  
三列者隆景其兵一萬立花宗茂其兵二千五百久留  
米秀包毛利太藏少輔元康其兵六千者為橫擊故調  
軍備在隆景陣傍既而李如松先陣與栗奉四郎兵衛